一只甜蜜的橙子在中国转动

□范剑鸣

浩茫的苍穹，有多少星球在转身
大地上，就会有多少只橙子在滚动

我从没看过这么大的果盘。为陈放
赣南脐橙，祖国大地准备了一座座城池

在水果批发大市场，人们兴奋地
看着它们，用赣南的地标向时节问候

是什么转动了它们？像一场硝烟
把赣水边的乡亲，带到了辽沈战役

但没有硝烟，只有丰收的盛宴
橙子挤着橙子，到处是耀眼的金黄

是什么转动了它们？千山万水
不再是一骑红尘，而只有滚滚的车轮

应该有一颗恒星在引路。它转动着
从春天转到了冬天，从花朵转到了果实

应该不仅是公转。我看到贫苦的乡亲
从跛着的腿脚转到了冬天的笑脸

是什么转动了它？在赣南的山冈和沟谷
从稻香转到果香，从饱暖转到小康

南方的天空，星辰从不聚集。它们
在不同的屋顶上，像一只倒扣的果盘

北方的星辰正好相反。它们包装在盒子里
堆在城市最柔情的地方，做着强大的梦

我看到总裁大手一挥，用资本和铁轨
去往遥远的赣南，编织美丽的嫁衣

但乡村挺进城市，有多少严格的考验
流水线上，分拣的女工冷酷而娇艳

作为乡亲，我感动于橙子如此自信
把出身，骄傲地写在面孔上

像太阳一样，一只甜蜜的橙子
在中国的大地上，被自身光芒转动

就像每个创业者，都被奋斗的理想
转动自身：人生有限，怎能小富即安？

新的时令之辞，在中国的舌尖滚动
像故宫之门，被远方的贡品缓缓打开

时代的汁液，在大地迸发和集散
圆满的橙子像出塞的昭君，转动着光华

脐橙园

□卢健生

群山绵密碧，金浪逐风间。
橘绿橙黄日，灯笼星闪闪。
枝头滴珠汗，枝叶映欢颜。
破雾拔云起，拔山铸金山。

南国烽烟举红旗

□宋海峰

一座镌刻有“梅岭三章”的诗碑，矗立在大余县梅岭斋坑的山坡上，定格下陈毅革命生涯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1936年的深秋季节，梅岭山中寒意袭人，陈毅带着伤病隐伏在这里的草丛中，被敌人包围，一连20多天，游击队丝毫不敢动烟火，也没有粮食可吃，只能嚼野果、野菜充饥。在九死一生之际，陈毅突然诗思泉涌，写下豪气冲天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站在地跨赣粤两省的梅岭山隘口上，历史在我眼前展开长卷：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和瞎指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陈毅和项英率部在赣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长征。在前往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的路上，我的思绪流转：游击队是如何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保存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取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

历史的硝烟，血染的记忆。中央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因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留守红军依然集中兵力打正规战争，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硬拼，因而遭到严重削弱，情况万分危急。1935年2月5日、13日中共中央发来“万万火急”电报：“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项英、陈毅火速将部队分成九路突围，辗转南方八省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读着这一段段“万万火急”的指示，我恍然间醒悟，遵义会议是南方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

1935年3月，项英、陈毅率红军游击队突围来到赣粤边的油山地区。从此，赣粤边成为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和指挥中心。从此，赣粤边多了一抹红色的记忆。这份记忆镌刻在南国烽烟举红旗的斗争史上。

时光的年轮在这里留下厚重的印记，向历史深处回望，陈毅元帅的回忆，仿若昨日：“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菜、杨梅、笋子和蛇……”赤子之心，钢铁其骨，在陈毅的《赣南游击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随着秋的脚步，我来到大余县兰溪村——陈毅元帅的旧居。80岁高龄的老人刘士华告诉我，1936年，陈毅带领红军游击队在他家不远的后山上搭棚隐蔽，雨天就住到他家二楼。那时，他母亲周三娣常冒着生命危险，提着竹篮为游击队送饭菜，还用草药为陈毅治好了历久不愈的腿伤。

青山巍巍，红旗猎猎。在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下，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以英勇不屈、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战胜了饥饿、寒冷、疾病、死亡，在崇山峻岭、千崖万壑间，夏顶酷热、冬冒严寒，昼行森林、夜宿山洞，坚持与多我数十倍的敌人斗争整整三年之久，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告别曾经浴血奋战的红色土地，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边的云彩。我伫立于纪念馆前，思绪穿过悠悠岁月，不禁感慨万千：以铮铮铁骨守初心、以血肉之躯担使命，这种革命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扬帆起航那一刻起、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密码”。

青史如镜，鉴照峥嵘岁月；初心如炬，辉映复兴之路。

朝霞

汤青 摄

芙蓉江欢歌

□曾久生

在南康，有一条江横穿城区叫芙蓉江，相传唐时两岸多植芙蓉，故名。芙蓉江，即今天的蓉江，但我一直喜欢称之为芙蓉江，自认为更有清秀之美感。

久居芙蓉江畔，却没有去数过芙蓉江究竟有多少个弯，但我知道她在东山那里转了个大弯，以至那里竟迂回冲击出了一座大沙滩。芙蓉江绕着西华、东山转来转去，是条拉不直的带子，又若一把折不断的弦琴，唱着欢歌流向赣江，时而激越时而凝重。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康人，年少时居于乡村，见过许多像蛇一样的小溪，却没有见过大河大江，因此很是向往芙蓉江。没想到，十几年过后，我竟生活工作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芙蓉江畔——南康城区，信步走过就能看到她，欣赏她的美。

喜欢初春的芙蓉江，浪漫的绿把所有空隙都填满了，布置均匀又率性随意，它们从泥土里冒出的小嫩芽开始，漫延至高大挺拔的树梢，整条江便被绿团团环抱。站在江边欣赏那湾湾一碧，晶莹、透亮，泛着微微的光芒。弯腰掬一捧江水，手心便涌起一座颤动的水晶宫，温润、清凉的绿瞬时渗透至浑身每一个毛孔。

到了夏日，芙蓉江会呈现出一番绿野仙踪般的幻境，几处波光粼粼的小荷，大片大片的睡莲，随水的绿一起摇荡，透着生气，透着活泼，尤其是还有一副动听的嗓音——水声、蛙声、雷声、雨声、欢笑声……而我最喜欢听的，是夏天的蝉音。蝉声来了，便知仲夏已跨进门槛。走在江畔小路上，密密匝匝的蝉声便围拢上来，它们雄踞在高低错落的树杈，仿佛是大自然的一个合唱，能冲淡一些内心不易向人吐露的轻愁。

芙蓉江的北面是老城区，沿江有条大道叫金赣大道，是21世纪初建的，全长约三千米。闲暇之余，我常常约上好友，从居住地横跨金赣大道，没几步就到了江畔。江的宁静与城市的喧闹，仿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平日事务繁杂、心有所累的人们，可以暂时从滚滚红尘中抽身而出，到这个天然的“庇护所”释放紧张的神经。在我眼里，芙蓉江会根据季节的变化和心情，搭配出自己喜欢的风格。如，清晨的江边，早已有青年在跑步了，那挥汗如雨的样子，应该是跑了很远了；而老年人大多选择步行，他们边走边听着随身广播，听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新闻联播，样板戏，民族歌曲，评书，动感音乐；也有骑自行车上班的年轻人，疾驰而过时，“叮铃”作响；当然，还有唱歌的、舞剑的、诵读的，做瑜伽的，像是江畔那一盏盏路灯上的飞鸟，时刻保持着让生命振翅飞翔的姿势。这些热闹的声音和安详的面孔，像江畔清甜温润的空气一样自然美好，透出蓬勃向上的气息。

芙蓉江的南面是南康新城区，沿江东西走向则是芙蓉大道。秋天是芙蓉大道景色最美的时候，道路两旁是一棵棵挂满金黄叶子的树，闲暇时漫步，秋风吹过，黄叶飘落而下，铺满了树下的路面，踩上去沙沙作响。进入深秋，两旁的五角枫树，叶片由绿变黄，再由黄变红，可分为大红、浅红、橙黄、大黄、鹅黄等十几种颜色，可谓五光十色、绚丽斑斓。

三十年前，芙蓉江沿岸住着许多村民，顺着江堤往下走，常常可见年轻美丽的女子，在江边洗衣服。她们用木棒捶打被单和衣服，那木槌棒拍得极响，抛洒出一大片水花。但现在这幅图画却很难见了。如今，沿岸村民因拆迁、改造都住上了高楼，家里用上自来水、洗衣机，笔挺艳丽的时装再也不会用槌棒来拍打了。以往，我和亲人都喜欢徜徉芙蓉江畔，那时我嫂子的身体还算可以，但大哥却身患疾病，他在江边栈道上走不了多远就需坐下来歇息。看着大哥忍着病痛坚持走路的样子，我往往揪心难过，要知道年轻时的大哥，风风火火，做事雷厉风行，是一个热爱生活、洒脱自由的人，而今岁月却被病痛画地为牢，这份痛，我明白大哥心有不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前年，嫂子在古稀之年突发脑溢血，大哥受到沉重打击。嫂子去世后，我偶尔会去看望大哥，发现大哥坚强挺过来了，也许是江畔的勃勃生机感染了大哥，让生命的光彩继续照亮他的人生。丰子恺先生曾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芙蓉江对于我是多么的重要，它不仅是我曾经身体的栖所，还是我心灵的故乡。

小雨如酥的日子，我又漫步在芙蓉江畔，静听芙蓉江欢歌，那歌声飘进了曲径通幽处，也飘进了我的心田，而我，仿佛已化作一尾潜入江底的小鱼，游走了，还能再游回来。

悠悠水西街

□刘日龙

一提到水西，就如同提到春生、秋生等人名一样，马上就知道这名称由何而来。不错，现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西镇，就因其位于章水之西，故得名。

据《中华民国三十五年〈赣县新志稿〉》载：“水西乡，清末时为章水乡二十四部。民国十七年（1928年）筹办地方自治，划全县为十四区，是时本乡隶属第五区，（民国）24年（1935年）划区设署，全县改划六区，本乡随改为第二区第九保联，（民国）28年（1939年）春，改保联为区公所，乃设所于水西街，当以本乡位章水之西，故乃命名为水西乡。”

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章贡区水西街的名字。

一条水域，流经的地方自然很多，能占据一条水域的一侧来命名，可见这地方形成早，否则是没有机会来“抢注”的；同样，能以一个地方的名字来命名一条街，这条街当然不得小觑。

章贡区水西街到底是何时形成的，我们现在可能无以史考，但现水西街上，仍存一座大码头，沿码头而上，经几株遮天蔽日大榕树，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江心寺。从该寺的寺志中，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将近两百年前，水西街便是一个有香火的地方。

江心寺寺址为赣州地藏阁旧址。关于地藏阁的来源，江心寺寺志里是有记载的，地藏阁遂于咸丰六年九月动工兴建，由地方官绅等，袁、魏、谢姓等牵头，选址水西街码头土地庙（称坊庙），占地十几亩。

旧时，陆地交通闭塞，只能依赖水道，凡有码头处，要么是渡口，要么是船泊停靠的地方，总之是人口渐作聚势，终成热闹地方。从上述记载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确认，早在1856年（咸丰六年）前，水西街就已是条街了，不仅有土地庙，还有一个水西街码头。

然而，且慢，关于水西街码头的历史，甚至还可追溯更远。史载，历史上，赣州城厢三面环水，章江、贡江东西两岸与城厢往来非常不便。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赣州知军刘瑾在西津门外章江倡建赣州第一座浮桥，名知政桥，即西津浮桥。

西津浮桥存世数百年，1986年，赣州市西河人行桥建成，成为市区联通市郊水西片区的交通要道，取代了西津浮桥的作用，西津浮桥随即拆除。老辈人都记得，当年的西津浮桥，一头在赣州城内西津门，另一头即在现水西街位置。

如此推算，水西街码头至少有上千年历史。因码头而人兴，因人兴而成街，水西街怕也有上千年历史了吧。

浮桥不在，码头尚存。经年风雨，章水流觞。

章贡区水西老街现同样保存完整，街道总长约1.5公里，地处赣州西河大桥（1955年建）与西河人行桥之间。隔江相望，赣州老城区千年宋城之古城墙、郁孤台、八境台等历史文化景点，赫然入目，熠熠生辉。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关于章贡区水西老街的记载开始增多，诸如形成商贸一条街，领时尚风气于一先，水上运输木材的中转站，排运发达，等等。

水西，更是块有红色印迹的地方。早在1932年，这里就成立了党小组，后又成立了河西党支部。1933年12月，成立河西区委，下设桑芜下、龙庄上、石人前、刘家坊、佛岭背等5个支部。中央红军长征后，根据留守的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安排，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的爱人贺怡，以及毛泽东、毛泽覃兄弟俩的岳父母贺焕文、胡吐秀夫妇，由赣州党组织负责掩护，三条可靠的木船把他们送到赣州城郊水西，与河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贺怡在赣州期间，时刻不忘为革命而斗争，主动挑起领导河西区委的重任。根据抗日形势的变化，做了大量的宣传统战工作，配合地下党支部争取了一些乡、保长的同情与支持，在水西街上开设了一家水酒店秘密宣传革命，联络同志。直至1937年9月，陈毅来到赣州与国民党赣州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贺怡与陈毅劫后重逢，之后，随陈毅到油山游击队，重新回到红军队伍中。

白色恐怖摧不垮革命者意志，血雨腥风中穿梭革命者身影。章贡区水西街上的这一家水酒店，见证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写下一段不朽的传奇。

1950年，水西街所属水西乡从赣县划入县级赣州市（即现章贡区），属郊区。2000年12月，水西乡撤销，设立水西镇，镇政府迁至赤珠岭。从这以后，水西街进入一段沉寂期。

章贡区水西街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缘于2018年3月赣州市政府正式批准实施的《赣州市水西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水西老街的整体提升改造项目纳入赣州市水西组团规划，水西老街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古朴气息，成为赣州强化城市特色塑造、着力三江六岸重点打造项目。

1945年，日军溃退时，水西街两旁房屋全数被毁。后历经数代，几度重建，水西老街元气复苏。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为鼎盛时期。是时，赣州城内人们出西津门，过西津浮桥，上水西街码头，往往为能在水西街上逛上一圈，挑上几个鸡蛋、买把青菜、吃碗水荡粉而津津乐道。

目前，位于水西老街内的水西镇美食广场已竣工，正着手招商开业；水西龙舟民俗文化展示馆等一批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一条以民俗休闲为主、体验传统水镇、宋城文化的魅力街区，将呈现在人们眼前。

“在老一辈人眼里，六七十年代的水西街曾经是繁华昌盛的见证，是赣州市最繁华的街道。”“河道码头虽然还在，但当年的摆渡人早已不见身影。”“落日的余晖洒在老街的木板房和青砖黛瓦上，更加增添了这条已经泛黄的老街的沧桑感。”“水西街还有一道古老的榕树风景，这是用再多的金钱都造不出来的。”“终于快到原水西镇老街了，远远望见一排木瓦棚，多么熟悉呀！这排木棚打我小时候就有，记得走过木棚去长塘下村亲戚那儿拜年，讨红包、吃‘满碗’，记忆至今尚在，回味无穷……”

打开网络，搜索章贡区水西老街这几个字眼，一篇篇温馨小文，一则则满含深情的记忆片断，跃然眼前！

不可否认，在我国这广袤的大地上，叫水西老街的地方自然很多。不过，一如每个叫春生、秋生的人一样，名字的由来虽然可能都是相通的，但每人有每人的性格。水西老街也是一样，因一条水、一个乡，或者一个镇一个村的名字而起，但每条老街，肯定又自有她独到的风韵、独到的风情，概莫能外。

赣州市章贡区有个水西镇，水西镇有条水西老街，这条老街的前世今生，以及这条老街的发展史，就是赣州这座城市市郊乡村融入大赣州发展的进程史。

悠悠水西街，半城风光，半城记忆。